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弟八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

方綱按歐陽集古錄作魯峻碑洪氏隸釋作司隸校尉魯峻碑今依碑額書之

隸額十二字二行

碑下一行

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之碩胄□

□伯禽之懿緒以載于祖考之撰漢字隸銘碑下一行也君則監營謁者

之孫脩武令之子碑下二行體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

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為儒宗行為

本表漢□始仕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碑下界歸稱舉孝

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大守丞喪父如禮辟（據洪）司徒府舉

高第侍御史東郡頓丘（吕下五行）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

如流還九江大守□殘酷之刑行循吏之道統政□

（吕下六行）戴䋣若清風有黃霸名信臣在穎南之歌吕公事去（據洪）

官休神家衎未能一朞爲司（據洪）空王（吕下七行）暘所舉徵拜議郎

太尉長史御（吕下八行）史中丞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

尉董督（據洪）京（據洪）輦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權然疏發不爲小

威吕濟其仁弸中獨斷吕效其節案奏（據洪）□公（吕下九行）彈糾五

卿華夏祗肅佞穢者遠（吕下十行）遭毋憂自气拜議郎服竟還

拜屯騎校尉吕病遜（據洪）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

園之契開門靜居琹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
月碑下十一行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南于□沛
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呂圖任城碑下十二行吳盛陳留誠屯東
郡夏侯宏等碑下十三行三百廿人據漢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
尼君事帝則碑下十三行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據洪息此字洪作叡盖忠惠之子也今以舊拓淡石墨本諦審稍露其字之碑下十四行如此似未是叡不
丰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所薪弗何悲蓼莪之不報痛
昊天之靡嘉頖企有紀能據漢不號蕃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碑下十五行巖山據爲平格岳礧落彰較棠棠忠惠令德孔嫌命□時生
雅度宏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逴內懷碑下十六行溫潤外據強虎

督司京師縣[縣]然清邈當□緄職爲國之權匪究南山

遐邇㤃惆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蕾齡㬐吳昀昀

碑陰

故吏河内夏管懿彡達千 別下二十一行爲上列

故吏九江壽春㬅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郡頓丘許踰伯過五百

門生沛國譙丁直景榮千

門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千

門生東郡濮陽敀𠩄登高千

門生汝南名陵于商朝公五百
門生南陽新野魏顒文臺五百
門生平原殷路龍顒公五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門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門生濟陰定陶榫真子然五百
門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門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門生魏郡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門生魏郡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周晉妙高三百

門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門生勃海重合梁愔犻節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李□□時三百 目下二十一行為下列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節三百

門生東郡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郡博平孫讓□□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顥□□二百

門生東郡樂平邢□季□二百
門生魏郡內黃馬萌子□二百
門生魏郡犂陽王□少□二百
門生汝南濦強尹稜□□二百
門生汝南濦強尹顥朴□□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晨子□二百
門生河間阜成東鄉恭公□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丕景高二百

門生平原殷張謙伯讓二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義士梁國寧陵史強強良二百

右漢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并陰牛氏金石圖云碑高八尺五寸恐誤詳見後濶三尺厚七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張亟齋弨濟州學碑釋文云東第一碑是也

隸續云魯峻碑隸額兩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二字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爲羲莪通用之本是固然巳然此碑以蓼莪作蓼蕺蕺字从艸是又徵異耳又洪以栞即看字頎南原嘗辨其誤謂即栞旅栞栞木之栞顧說是也蓋栞即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尓又洪以緄即袞字按詩袞職注雖以袞冕爲訓然玉篇緄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緄字自亦可通

遐遁忉悷頎南原云悷疑即惻字非也按詩倬彼甫田陸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卓

也傳云倬明貌疏云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矣爾雅釗大也注云釗義未聞然尔雅注云釗音罩則是釗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倒與悼通也雖輶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入之界為疑耳說文悼从心卓聲徐鼎臣謂悼當从罩省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内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予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从本楷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為近耳案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運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㤩即恪街即巷也讀字益旁言變爲
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
筆之偶變也
穎南之穎張亟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禾隸體之
未能盡繩者如此正多也至弟五行除字五字實
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止露
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朔
丁夘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者年六
十二二字石本今尚可見洪作一字非也
碑陰與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

並云蔡中郎書盖碑錄之云也洪以為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字體則高城皀城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犂蒲坂坂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者不同盖當時隸體多隨勢為之矣

西平昌之邑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即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平昌置為千乘句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既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門生汝南干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止有千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洪氏隸續弟十二卷云忠惠父魯峻斷碑陰口延上以下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二人有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所存尺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當更有十橫碑載千丁馬呂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君作謚七子題名當

在前列一石之上正可容三百二十之數碑有汝南千商此有汝南袁彥和亦有馬丁夏侯姓者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云云桂未谷馥曰碑陰今見在濟寧文與此異蓋洪氏以他碑之陰誤作峻碑陰也然顧南原隸辨云是碑陰凡三列下一列侵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既云三列則或下列尚有一二畫徵露者尚未可知或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搨之爲可憾耳今屬錢唐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碑之正面相

等而其下半實無一字並非拓工省紙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訛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録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西征記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隷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巳來忠臣孝子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置任城縣學矣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隷續載魯峻石壁殘畫象其首行題牓云祠

南郊從大駕出時炎有大車帳下騎鮮明騎小史
騎鈴下騎駙馬帳下騎諸畫象次石上橫牓云君
為九江太守時車前導騎又功曹史導車馬諸畫
象供云既有九江標牓又有屯騎職掌叓有先賢
形象定為魯峻石壁所刻也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

篆額十字二行漢字右下从艸篆體之變

昇一行
惟漢安二年仲秋□□故北海任城景府君卒歍歔
哀哉國□□寶英彥失疇列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
昇二行
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為之豈夫仁哲攸剋

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古羣后莫不流碑界光

口於無窮毋勞燿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

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毄頌於管弦後來詠其烈竹帛

叙其勳乃作誄曰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

禮蹈碑六行仁根道核藝抱淑守真𥝢白清方剋己治身寔

渘寔剛乃武乃文遷考孝謁假階司農碑七行流惠元城輿

利惠民強衙設節徹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

嘉厥功授以符命守鄢碑八行益州路遐攣親躬伯遜讓夙

宵朝廷建其忠讜辨秩東衍璽追嘉錫掾此處空二格北海

相部城十九鄙邦歸向分明好惡先以敬讓殘僞易

碑五行標爲二字格

心輕（旱九行）黠踰竟鴉梟不鳴（此處穿空二格）今子還養元緑冥蒙祐
吕寧蓄道脩悳□祉吕榮紛紛令儀明（旱十行）府體之仁義
道術（此處穿空二格）明府脩之黃朱館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
明府宜之吕病被徵（旱十一行）委位致仕民□思慕遠近搔首
農夫醳耒商人空市隨轝飲淚奈何朝廷奪我慈父
（旱十二行）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之質臨卒不回歍欷霣絕
奄忽不乏孝子憯悼顛倒剥摧遂不（旱十三行）勉寤永潛長歸
州里鄉黨隕涕表（旱十四行）哀故吏忉怛歍欷偯佪四海冠蓋
驚慟傷褱大命□期寔惟天□明王設位明府不就
臣子欲養明府弗留歔歍哀哉（旱十五行擡寫平格）腎曰考積幽穸表至

□兮□□□□翔議郎子再命帍将綏元子規英槼
謨主忠信兮羽阜十六行衛藩屏撫萬民兮□□□□息彌□
兮宜衆鼎輔□幹禎兮不永麋壽冀臣子兮仁敦阜十七行海
外著甘棠兮□石勒銘□不亡兮

碑陰阜刻十八行

故中部督郵都昌羽忠字定公故門下督盜賊劉騰
頌字叔遠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故門下書
佐營陵孫榮字世榮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廿成
故騎吏劉督字敬石故吏朱壹孫徽字武達故吏
營陵薛逸字伯踰故吏營陵慶鵑字中□故吏都昌

呂福字孟尻故吏都昌張暘字元暘故書佐都昌羽
質字孟㑹故書佐朱壹鞠欣字君大故書佐平壽淳
于閭字久宗故書佐營陵徐曾字曾華故書佐都昌
張肜字翊甫故書佐淳于孫悝字元卓故書佐營陵
已上中列十八行
鍾顯字槐實行義劉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劉秉禹字
佰度故書佐東安平閭廣字廣宗故書佐劉紀政字
世堅故書佐淳于孫晄字咸光故循行都昌台丘暹
字世德故循行都昌董方字季方故循行營陵畄尗
字漢興故循行都昌巽遷字漢久故循行營陵是盛
字護宗故循行營陵〻遷字武平故循行營陵臨照

字景燿故脩行都昌張駿字臺卿故脩行營陵淳于
登字登成故脩行營陵顏理字中理故脩行營陵水
丘郃字君石故以下列十八行脩行都昌呂興字世興故脩行都昌
逢進字世安故書佐劇徐德字漢昌故書佐劇姚進
字元豪故書佐劇郝鍾字元鍾故書佐都昌張翼字
元翼故脩行都昌張耽字季遠故脩行劇中香字季
遠故脩行平壽徐允字佰允故脩行淳于趙尚字上
卿故脩行都昌段音字世節故脩行都昌齊晏字本
子故午營陵是遷字世達故午營陵留敵字元成故
午淳于董純字元租故午營陵繐良字世騰故午朱

雲昃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台丘遷字孟堅故小史都
昌齊冰字文達故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此十字分二行書於第三列之第一行第二行下
共長弟十八行之後提寫平格竪建肅君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守衛墳園
孫共仁細禮脩陵成宇立樹列既就聖典有制三載五究
其沒行當離墓側永懷靡□人不可勝已義割志乃著遺辭
已明厥意諰靈瑕顯降悉嘉祐
此十八句在碑陰人名三列之後作二長行
右北海相景君銘幷陰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濶
二尺二寸厚五寸五分今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

側西向亟齋張氏釋云東弟二碑是也彝續云篆額二行碑十七行行三十三字穿居其中在弟八字之下其三行各廢兩字廢兩字者占二格也方綱又按其穿達於陰在上列之下中列之上碑中屢稱明府獨伏惟明府一句其明府字平闕亂曰亦平闕

彝釋云任城有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益部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此皆明著于碑者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為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不知碑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

闕泐所致也

剋字隸辨以附克字之下引說文本作剋按說文剋尤劇也此碑中剋字凡二見俱从刀後云剋己治身雖與克字相通然說文克字訓肩也徐鍇曰肩任也負何之名也能勝此物謂之克据此云能勝勝字平聲與勝負勝字不同論語注馬曰克己約身正義此注訓克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也近儒惠氏棟云仁以為己任故謂之克王肅劉炫以克為勝殊背於理方綱按此

說非也克即隸書剋字剋即說文勀字書舊云刻子刻亦即克剋字也釋文云刻音克馬云侵刻也近儒王氏鳴盛云太史爭欲立紂而箕子贊立微子紂必惡之是舊日之云適所以侵害于子此說是也从刀从力之別乃隸之變體所不必泥也然則左傳論語克己復禮之克書舊云刻子之刻皆即是剋勀字而克己之克與克肩之克不同舊云刻子之刻與時刻刻鐫之刻不同試以艸書刻字之勢推之即知其與剋字無二矣克己字正宜援是碑剋已證之而惠氏之說特喜與朱注異耳不

足憑也○後文遂不剋寤又以剋同克蓋漢碑通用之例固非一端也是碑前以歍歑爲嗚呼後文以歍歑連文亦其一證

歍歑歑字洪釋所闕今以精拓本審視是歑字遂不剋寤不字亦洪所闕今補

亂詞幽冥下洪闕三字今諦視石本上二字是袁至此下又闕四字其第二字下半从日猶仿佛可見他時若得摩挲石刻定當辨之尓恩下闕二字上一字是彌

第十四行明王設位王洪氏作壬按此碑主字係

上作横畫今無之是王字無疑又孫即弦字英即策字霄即須字碑陰佰即伯字非陌也濟寧州志作陌方即方字非芳也濟州學碑釋文作芳

碑陰人名中列故書佐東安平閭廣閭字洪作閭張作閻皆非竟不能定為何字新城王文簡摘漢碑中奇姓者亦未及此

碑陰人名淳于閭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淳于孫晄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縣名也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皆屬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乃引都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循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為皂隸賤役之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巳午字未有作干者耳

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

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㡀非也似是聿字肃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

元吾竹房三十五舉云隸書須是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此語惟是碑足以當之牛眞谷云隸有篆體徇知言哉解此則可以通其義於天璽三段碑矣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未見其額說詳于後

一行

二行

三行　五

四行　可躍

五行　干　𩊠奇

六行　我

七行　車未梡駕賊

八行　侵掠如

九行　齊　仪燠咻

十行

十一行　放觿沙

十二行　中神人

十三行　徽五亡　能息者也當

十四行　辛丂　是路無

十五行　畓欲子車

十六行　恩粤人之　君

十七行　堂

十八行　賴祉

命不

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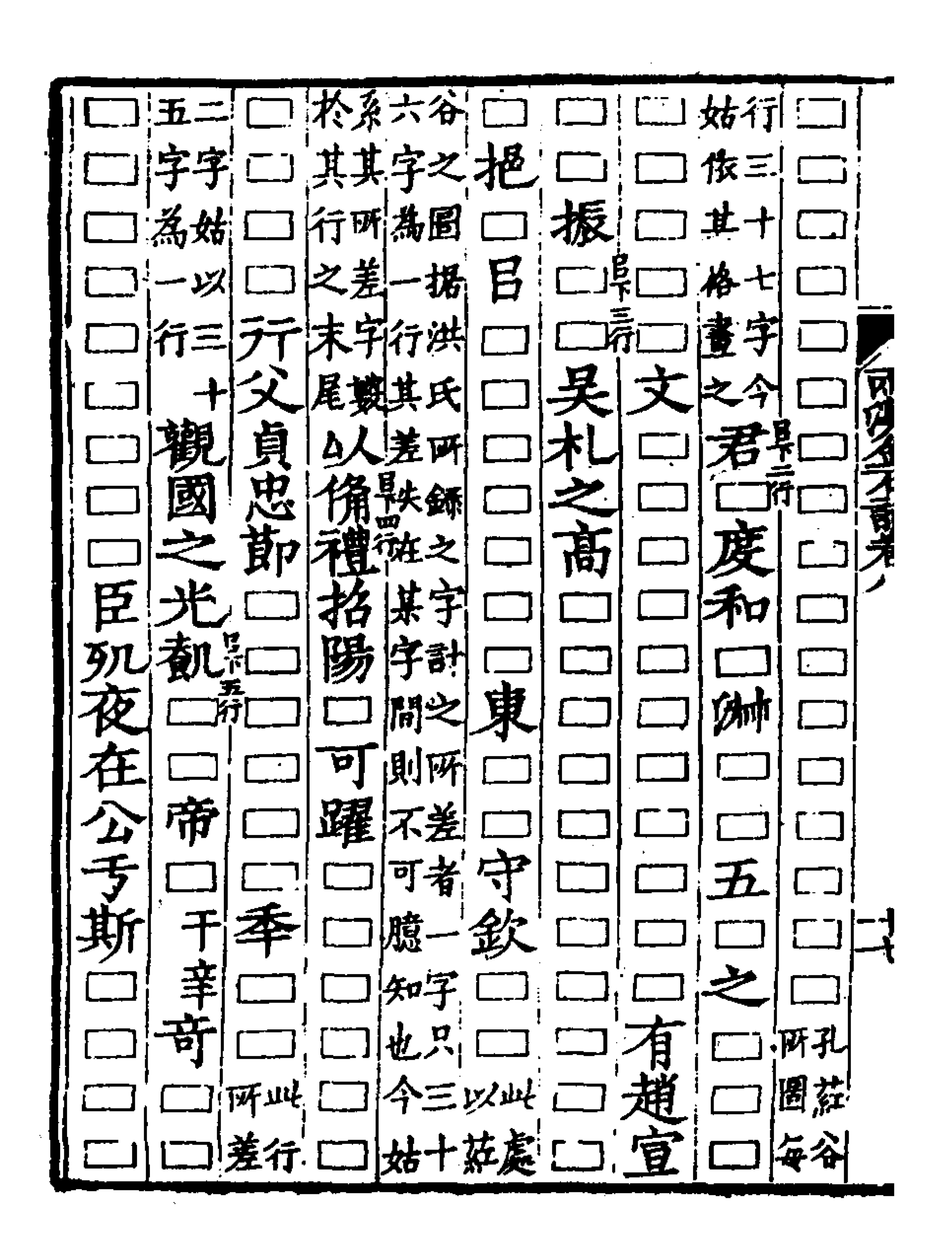
舊藏者約計十八行除弟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巳牛氏金石圖著録者財三十五字中間脫漏弟八行而弟十二行旅下一字今日舊拓本尚見其上半牛氏乃只著其下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録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諦視殘搨所著之字與洪同者財三十八字洪訛而今正者五字七行抗洪訛折九行𠬝洪訛以焕洪訛俾十三行亏洪訛予是洪訛之洪闕而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九行怵十二行徼惠旅十三行卒五行千幸則又何也

考定洪氏隸續鄭季宣碑

丁酉秋曲阜孔葒谷戶部繼涵以所為是碑全圖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為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為圖仍依本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楷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据則亦不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尚有執洪氏之書以摹漢隸者則吾不知也

以下一行

君□□字季宣□聘君之孫□□□□□□□□



□□□□□□□□□□□□□□□□□孔莊谷所圖每

行三十七字今姑依其格畫之君闕下二行□度和□[illegible]□□五□之□□□

□□□□□文□□□□□□□□□□□有趙宣

□□振□闕下三行□吳札之高□□□□□□□□□□□

□抱□吕□□□□□□□東□□守欽□□此處以莊

谷之圖据洪氏所錄之字計之所差者一字只三十六字為一行其差缺在某字間則不可臆知也今姑

系其所差字數於其行之末尾以像闕下四行禮招陽□可躍□□□□□□

□□□□亓父貞忠節□□□□□□季□□此行所差

二字姑以三十五字為一行觀國之光勳闕下五行□□帝□干辛奇□□

□□□□□□□□□臣夙夜在公于斯□□□□

□□□此行所差一字賊雲會感是六行□□□□我□□□□□

□□□□□□□□□秊四月□□□□□社□□

馮殉黨□此行所差二字□是七行□遠近□車□捥雋賊□□□

□□□□□□□□乾剛之□辨□□□□□□其

旅供□天□是八行□□東鄙□□侵掠如豹□□□□□

□□□□□□爾乃□□□□□□此行所差二字舍措九

刑而□是九行□齊□政□□以燠咻□□□□□□□□

□□以耕養慰存□叟鰥獨靡困□此行所差一字續既是十行□

□□□□□虞放鳩沙□□□□□□□□□□□

□就洿憝□□恭穢□□□遺則不□此行所差一字□是十一行□

□□穆之中神人協□□□□□□□之□□□
㦰之害弦謌並□仁義交□□可謂□徽已下十二行五兾□□
䱊惠者也當□□儀鴻□□□□□□□春秋
五十有七中平二年四月辛此行所差一字亥卒已下十三行亍□□□
□□是路無軔□□□□□□□□□興旋來□弱
睽孤其三年四月辛酉□此行所差三字□已下十四行葬故吏□□辥
欲子車之殉□□□□□斬纕方□洛父事君慕衛
興之不泯此行所差六字惥粤已下十五行人之□□追頌君德伐一石銘已下二行據碑另格
碑擒□顩□□□□□令問□無□其辭曰堂堂惠
君明□□聲□□□□□□□□帝□□□□君㦰

城討賊□如雷如霆既克有此下三行銘詞以每句四言計之實是一行三十五字與前文之每行似是三十七字者不同不知何也昃下十七行今於前文依莊谷之圖而銘詞則不能畫一尒

定柔心則寧民□賴祉□□□□□□迹□□□□

□□□顯奕世□□厥成伊産□繼似此行迹下隸續云闕六字

若以銘詞四言度之銘凡三行行凡三十五字則迹下當闕七字然以銘詞韻脚度之上下句寧成昃下十行璽皆韻也則迹下當闕八字又與每行三十五字之格不合今姑依三十五字之格畫之如此

宗之璽

喬嶽隕□景命不□□□□□□□□□□□□石

休有下闕

右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以今所存殘字位置

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敘而後三行

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為一行而銘則三十五字為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洪云篆額穹碑多有裂紋据此則是碑上方必有篆額而今日雖極精之舊拓本亦無復知其篆額者矣且牛氏金石圖竟云無額即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山陽吳山夫近日留心金石者也而所撰金石文存於是碑正而止以殘缺僅存數字一語了之並不著其僅存者為何字亦可慨矣

洪釋云[illegible]即飢字[illegible]即夙字鵃與鵰同音鶅鵃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方綱按婁氏字源亦

以㲉為飢字愚謂非也此句接上觀國之光是載

字頤南原說是也石鼓𩙿潘云籀文載字見義雲

章作𩙿𩐨又小變从几耳鵃婁亦同洪說頤南原

𩐨辨援古文尚書鵃吺字即驩兜碑文放上有虞

字其爲虞放驩兜無疑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鵃

鳥名人面鳥喙鵃四凶名鵃兜也古文尚書作鵃

此二字無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从丹非从舟也

說文鳩鶻鵃也又云鵃鶻鵃也从鳥舟聲張流切

玉篇鵃止遥丁交二切鶻鵃也是从舟不从丹也

洪氏所援趙簡子放鳩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

以本有从冊之字而乃强引从丹之字以實之蓋
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已模糊疑其下是叟耳而
不知此石此字今尚明白是沙字也
婁氏字原又云棊即棋字緌即緌字愚按棊字洪
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婁所据之拓本與洪氏
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婁所未釋者燠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
或燠休之注燠休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燠厚
也休美也服虔曰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
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杜云燠休

痛念之聲其意如㞋言也愍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王切噢咻痛念之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噢从口則燠休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扤解扤也他括切

附載張氏亟齋濟州學碑釋文鄭季宣碑存字

五月 亟齋云原相連者接書各見者隔書此二字接書則是以第二行五字下為月字也此未然

助 亟齋未著某行今審五字之後我字之前尚隔三行不知此字在某行矣隸續亦無之恐是誤看

我 此第六行一字不誤

壽考之鴽畔 第七行車未扤鴽賊此云壽考之鴽畔誤也

侵掠如此八行三字不誤

攸興第九行仪烦此云攸興誤也

兵放鴅沙第十行虡張作兵國蕩吉云字迹漫漶蓋以意度之耳當從隸續作虡

之中神人第十一行張有之字與隸續合信舊本足貴也

五十　能恵者也當第十二行十即萬字之訛

亐　之路無第十三行之即是字之訛

所𨥛欿子車第十四行碑多一之字缺所無

恩人　君第十五行三字不誤

堂第十六行一字不誤

賴第十七行一字不誤

張云以上今存者四十三字此内惟弟十四行所字洪氏隷續所無者今未敢定其是非也姑存以備考

牛氏金石圖云尉氏令鄭季宣碑并陰高四尺濶三尺厚七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張亟齋釋文云東弟三碑是也牛云碑附牆陽面東向陰面西向張云予癸丑歲見之及己巳復來撮甫十七年又漫漶數字碑陰完好故轉向外頂有垂虹三條其上横刻篆文八字穿下列人名二十行亦井井可見此碑甚大可與魯君碑相等此所存止

上一列下半埋入土中儻得博雅當事掘起升高
重立是所厚望焉愚按亟齋此言於是碑最為有
功盖土人所名為鄭季宣碑者皆其陰也是以碑
正面雖有字而人不之拓且聞其正面偪牆甚近
拓工不能以身側入須二人從兩邊各以手探入
拓之此所以正面拓本得之者甚艱即好古如牛
真谷居近濟寧而所為金石圖至失去中間一行
盖亦因所得拓本中間一行爲兩邊手探所不及
而失之也予於是碑心摹手量匪伊昕夕前後所
拓致正面遂有三本是以晴窓諦視竟能辨洪氏

之所未辨者張亟齋得四十三字予竟得四十七
字又半字四豈非於是碑深有相關之素耶故首
録亟齋之言以著是碑正面拓本之難如此壬寅
八月八日記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據此則是
碑有額無疑予因札致黃小松全拓其正面今得
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
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横寬三寸而正面穿
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
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

施椎即落拓晴本欲去其下座外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即損不敢叟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内高所以拓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丙午六月十日記

碑陰

尉氏故吏處士八名

篆額八字橫書其下有穿穿下乃刻人名○洪氏隸續婁氏字原皆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以處士列故吏之上訛也今顧氏隸辨又以處士字置尉氏之十尤訛矣

行　卩　　處

故行孟者　　處

三行 關內侯張　處士
四行 故方城長毛良　處
五行 故孝　耽　處
六行 故從　堂元康　處
七行 故從　伯
八行 故從事
九行 從事楊光子宫
十行 故從事宗　仲
十一行 故五官掾
十二行 故五　掾邯鄲

十三行故守令呂嵩仲

十四行故亠　任

十五行故督郵邯鄲敬　　二此二字微露

十六行故督郵邯鄲璣元珪令司

十七行處　　德源

十八行處士　謙詳直

十九行處士　孝德　　主

二十行處士　子朝　　議

右鄭季宣碑陰今見存字九十一又半字五

第四行毛下洪氏隸續作武誤今石本是良字

弟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群誤今石本是耽字

弟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璣誤今石本是珪字

弟十八行直字供氏隸續作真誤今石本是直字

弟十九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孝恐當是孝

已上正誤五處

弟一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二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三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二字是處士

弟四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五行下列今石本尚露首一字是處
弟七行伯字洪氏隸續所無今補
弟八行洪氏隸續全漏去今補二字
弟九行詹字洪氏隸續闕今補
弟十九行下列首一字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
弟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字洪張皆無今補

已上補遺十處

洪氏隸續所載鄭季宣碑陰

議郎安衆下闕

故孟津都尉闕處元闕

關內侯張字闕二詩　故方城長毛武字闕二
故孝字闕三耽闕虞　故從字闕三堂闕康
故從事下闕又故從事一人　從事楊光子闕
故從事宗闕仲闕　故五官掾下闕
故五官掾邯鄲字闕三　故守令呂萬仲闕
故字闕二任字闕二　故督郵邯鄲敬下闕
故督闕邯鄲璣元闕今司空掾
處字闕四德源　處士闕謙闕真
處士字闕德　處士字闕二子朝
處士邯鄲字闕三　處士呂林字闕二

處士呂瓚闕二字

處士闕二字元

故吏闕三字真

故吏邯鄲謀孝起

上闕二字祭酒闕敕闕十

門闕二字曹史李闕二字正

上闕二字張下闕

上闕四字祺闕二字

門下史闕二字元闕

主記書佐下闕

處士闕楚闕政

處士下闕又闕一人

故吏邯鄲闕盛伯

故吏闕二字子真

上闕二字掾邯鄲璉子恩

主簿下闕

上闕五字讓闕二字

門下史邯鄲睦闕寧

記室史辛闕三字

主記書佐下闕

門下書佐丕脩字闕三　記室書佐侯瑾字闕二

錄事書佐李鋧方政　記室字闕二陳巽元叟

騎吏丁闕瑋珪　騎吏田闕元戒

騎吏馮叟子茂　直事干樊順伯叙

直事干陳瑚芪臺　直事干張超子與

直事干楊郃景闕　直事小吏字闕四

直事小吏丕闕番子　直事小吏剃闕后[illegible]

門下小史陳勛子愧　上闕音伯字

隸續云上下凡四横其中瞀郰邯鄲璣名字之下

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末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

干爲幹語在景北海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

刻字似是造碑者所識

方綱按洪氏旣見拓本知爲上下四横則宜依其

四横之式書之乃變爲上下二列又無界限以别

識之今以石本見存之字度其上二列尚皆可合

至其下二列則以每列二十行計之所謂直事干

直事小吏之數人者不知其仍屬弟三列歟抑有

在弟四列者歟而又云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

字又未知是專指弟四列否矣

張氏亟齋濟州學碑釋文所載鄭季宣碑陰

故郡□□□□□

故孟□□□□□

關内侯張□□□

故方城長毛良□□

故孝□□□群□□

故從事□□堂永康

故從事□□□伯

故從事□□□□

從事楊光子容

故從事宗昌仲父

故五官掾□□□

故五官掾邯鄲□元□

故守令呂嵩仲嵩

故守令任□□□

故督郵邯鄲敬□□

故督郵邯鄲璣元璣令司□□

此名下有令司二小字下缺蓋故爲督郵今遷官司某事也

處士邯鄲□德源

處士□謙謙直

處士□□子德

處士□□子朝

以上存者一百字缺者以方位計之當是四十九字

第一行第二字今拓本之稍舊者尚微辨右卩

方綱按張亟齋云右題名意止三層又云碑陰完好人名二十行井井可見今所得一百六十九字又云其列名必有二三層此所存祇上一列下半埋入土者應尚有字此三條在一跋之内既云意止三層又云必有二三層盖亟齋未見蘇續致有斯疑也而亟齋所得正面四十三字又合諸趙襲所著者二十六字又合其所著碑陰之百字故云

百六十九字亦因未見隸續而掇拾未全耳

又按吴山夫既依洪續之文而亶芟去後半以爲傳信者此吴氏之失也至於處士呂林或未必是林字既是今石所無則第据著錄以爲信者亦未可執也

補全今石所見漢尉氏令鄭季宣碑

行仍空

行 五 卄之 五字向所嘗露見也自此字以下則新升出土者耳之上一字洪氏所闕今諦審似是緯字

行仍空

行 丌 此字在四行可躍下空七格之下一字其左半不可辨

五行 郎中 此二字在五行奇字下空五格之下一字

六行 帝口特 此帝字在六行我字下空六格之下一字也此二字皆洪所未著

七行 又 此字在七行賊字下空一格之下一字其左半不可辨

八行 豹 此字在掠如下

九行狀下仍空

十行 伏 此字在砂字下其左半是水旁又此下再空五格之下一字隱隱尚露上半是倩字

十一行 協 此字在神人下也又此下再空五格之下一字是之

十二行 門 門内有畫與否不可知此在當字下

十三行 軓 此字在路無下 約嫚 此二字在軓字下空四格之下一字洪所未著也

十四行 之殉 此二字在子車下

十四行　君德伐石德字尚在原出土内而拓本不見久矣今升高始見之

擒此字在伐石下空二格之下據洪是擒也然騐石乃作擒蓋擒之或體

十五行　䕫擒下空一格之下

十六行　庭帝在堂字下空十四格之下

十七行　吕洪迹此三字在賴祉下空五格之下洪氏但有迹字其吕洪二字洪所未著

十八行仍空

右新升出土鄭季宣碑之正面凡增補廿有四字此内洪所未著而今見者九字

碑陰

行之下一列

處□甘郎郸

二行之下列處士呂彬彬洪作林馭

三行之下列處士呂攢

四行下列處□□楚□政

五行下列處士□□元

六行下列處

七行下列□□弓元此一字又半字洪所未著

八行下列□又□□□真

九行下列□吏邯鄲□盛伯

十行下列□吏邯鄲謀孝起

十一行下列□□□□子真

十二行下列 □□祭酒□敦幼才

十三行下列 □□□邯鄲瑾子恩

十四行下列 □□□曹史李

十五行下列 □□□□□窆 此窆乃半字也洪所未著

十六行下列 □□□□彪叔 此二字洪所未著

十七行下列 □□□□邯鄲 此二字洪未著

十八行下列 □□□□史 此一字洪未著

十九行下列 □□□□□彥 此一字洪未著

二十行下列 議□□□子 此二字洪未著

右碑陰凡增補五十七字此內洪所未著今見者

十一字洪誤今正者一字凡兩面新升出土石本增出八十一字内補正洪氏隸釋十八字

錢唐黃易跋云右碑在濟寧州學戟門之東正面向壁下半久埋土中康熙年間淮陰張力臣作釋文已稱碑字半沒亟宜出之乾隆丙午夏翁覃溪詹事欲易搨致碑額碑去壁不盈尺工人伸紙頗難上方刓深寸許額字不復見詹事復趣易升碑甚力工師見石質鬆裂不敢移動易鋭意辦此畏氈組索百指一心出土無損作二石柱夾之嵌置堅牢兩面皆露數百年沉埋之蹟一旦復見真平

生快事也凡全石高六尺寬三尺幷鐫跋碑側以

志之

附碑側新刻字

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正面向壁其下久埋土中翁

詹事方綱欲顯全文屬衛河通判黃易升碑向外

乃與知濟寧直隸州事劉永銓州判王所禮成其

事碑字復全殊可快也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黃易題記

李東琪同來

大興翁方綱餘姚邵晉涵吳張塤

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

隸額十字二行文作黑字凸起字勢大小參差至為古雅

（畢十一行）君諱榮字（十二字模糊）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畢十二行）章句闕幘傳講孝經

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十二字模糊）徵靡不貫綜久斿

大學鱗（畢十三行）然高厲鱻於雙匹學優則仕為州書佐郡曹

史主簿贊（二字模糊）鄭五官掾功曹守從事丰（畢十四行）世六汝南蔡府

君察舉孝廉□□郎中遷執金吾丞（二字模糊）遭孝桓大憂屯

守元武戚（二字模糊）哀（畢十五行）悲憧加遇害氣遺疾隕靈□□□□君

即吳郡府（二字模糊）卿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

亦世載德不忝□□□□命□不（十二字模糊）竟台（畢十六行）衡蓋觀德於

始述斤於終於是刊石[illegible]勒銘垂示無[illegible]窮其辭[illegible]曰天降[illegible]雄赳資才卓茂[illegible]仰高鑽堅[illegible]允文允武內幹三署外□師旅□勒屯守[illegible]奮威□武[illegible]旗絳天雷震電舉敷燿[illegible]然[illegible]陵惟哮虒當遂股肱□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illegible]□咎癢乎我君仁[illegible]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咸哀傷愴遠近哀同身段□□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榮碑牛氏金石圖云高六尺三寸闊二尺二寸厚六寸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亟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云西第一碑是也碑凡十行行三十一字額下有穿穿當碑之正

中文在穿下十行皆不逾穿之左葢甫及碑石之半云其左半石上無文

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漢書儒林傳曰申公吕詩經爲訓故吕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至韋氏章句之目則史所弗著惟見於是碑而已金石之功豈淺鮮哉

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而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其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爲

金石例者潘文僖不敘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知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溯其本始黄梨洲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之文有所稽攷也矣

碑以如爲而仁如不壽者仁而不壽也此亦如而通用之一例敷即敷字匞即匹字慬即慟字

是碑之書孫北海賞其簡質而牛真谷病其板拘予以爲字畫差小而道古爾出他碑之上不特不

病於板拘即簡質亦尚不足以盡之耳

漢故郎中鄭君之碑

篆額二行八字

君諱固字伯堅蓍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

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藉靡

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

衛上請㠯自脩犯顏謇愕造膝佹　加　成

在㠯此服之郑后珍瑋㠯為儲舉先屈計掾奉我

蕳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　中非其

從其本規乃遺凶慇年卅二其四月　四日遭命

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　見於番
所共哀也故建　共墳配食斯壇目慰考妣之心
鍾鼎奚銘昔姬公　武弟述其兄綜害□□フ行
目旌遺芳其辭曰
於惟郎中寔天生德頤親誨弟叓恭一　穀𢦏義
𡍬模式從政事上忠目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
雅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
告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𢦏元兄脩孝罔極魂而
右是碑之上段止見每行十九字之本也自乾隆
四十二年目前所拓之本皆止於此蓋其中段尚

埋土中未出也而其間就近今所拓又微有辨者弟二行籍字全見贋字猶見上半者舊拓也藉字止露其頂贋字全不見者新拓也計上段凡存二百五十四字又半字三此內洪氏所有者今闕其九四行辭以好方六行郞七行廿八行蕤十二行娟力洪氏所闕者今補其二十行姬下公字綜下害字吳山夫以爲上段每行只存十七八字非也

昔姬下供空二格以今諦審石本姬下是公字公下當是須字此實石痕可髣髴非以文義度也

上段本與中段相連石並未斷乃往日因石埋土

中只拓得其半耳似應合中段聯爲一圖然其中又微有拓本新舊之不同若聯爲一圖則觀者無以考新舊本之所以異故先以上段別爲圖其存字如右

一行

二行

三行

四行 則

五行 推賢詩

六行 貢清眇[illegible]

也以疾錮

七行 身痛如之何

八行 髦年七歲而夭

九行 琦瑨延吕為至盅

十行 於萸陋獸昌敢忘

十一行原空

十二行 方遵我礼則傳宣

十三行 帝用嘉之顯拜殊

十四行 忠直俯哭誰訴卬

十五行 靈亦歆斯勒

右是碑之中段六十字又半字五乾隆四十三年

戊戌定海藍嘉瓊掘起入地之半凡尺許而碑所存於今之字止此矣先是雍正六年有李鷃者於濟寧學泮池左發地得是碑最下一段今別爲圖於後而李得下段時不知有此中段也蓋土人相傳以爲中段巳亡而今一旦掘起升高始知此段實與上段相連也

一行

二行

三行

四行

[illegible]行 悳户

[illegible]行 溮 期限

六行 君大

七行 之 君 夫人

九行 不 紀則

[illegible]行 ） 刋石

十一行原空

二行 業佐

三行 滑迗

四行 帄 篙

右是碑之下段雍正六年出土者凡二十字又半字四牛氏金石圖所云李鵾於泮池左得殘石高六寸闊一尺六寸因移置於碑旁者是也

洪氏隸釋所載全文

君諱固字伯堅蕃君元子也含中和之淑質履上仁□□□孝友著乎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遂窮究于典籍膺游夏之文學襄冉季之政事弱冠仕郡吏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入則腹心出則爪牙忠以衛上倩以自脩犯顏謇愕造膝佹

辭加㠯好成方類推賢達善遂道退讓當世（㠯下五行）㠯此服
之邦后珍瑋㠯爲儲舉先屈計掾奉我□貢淸眇冠
乎羣英惠能簡（㠯下六行）乎聖心延熹元年二月十九日詔拜
郎中非其好也㠯疾錮辭未滿期限（㠯下七行）從其本規乃遺
以愍秊卌二其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痛如之何先
是右大男（㠯下八行）孟子有楊烏之才善性形於岐嶷□□見
於鮐髦年七歲而夭大君夫人所（㠯下九行）共哀也故建□共
墳配食斯壇㠯慰考妣之心琦瑨延㠯爲至惪不紀
則鍾（㠯下十行）鼎奚銘昔姬□□武弟述其兄綜□□□□行
於葉陋歟曷敢忘乃刊石（㠯下十一行）㠯旌遺芳其辭曰於惟（㠯下十二行提空隔）郎

中寔天生惠頤親誨弟㡯十二行㠯下慶恭竭力教我義方導我礼則傳宣孔業作古模式從政事上忠呂自勖貢計王庭華夏歸服帝用嘉之顯拜殊特將從雅㠯下十三行意色斯自得乃遭氛災隕命顛沛家失所怙國亾忠直俯哭誰訴卬嘯焉告㠯下十四行嗟嗟孟子苗而弗毓奉我元兄脩孝罔極魂而有靈亦歆斯勒

郎中鄭固碑牛氏金石圖云闊二尺厚六寸牛氏又云高四尺二寸此乃專就從前所見止上半每行十九字之不言之未可以為定式也在濟寧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亟齋張氏濟州學碑釋文云西弟二碑是也篆額下有穿文十五行行二十

九字
是碑自歐陽集古録已目爲零落之餘而云其間有遂遁退讓之語今則遂遁字已不可見而以今日拓本次弟所收先後出土者核之洪氏所録則所闕亦不甚多乃牛真谷以為碑亡其半顧南原以為碑已中斷皆失其實矣顧又云家有拓本尚完而所摹諸字乃皆訛誤則是所謂有完本者亦未可信也
邑字从篆體郑字借羊爲手此碑字之稍異者至於倩眇眇字即今妙字方言眇小也此當為妙之

正字凡書妙字者嘗以是碑爲據

張塤曰目疾錮辭目疾句法作讀豆錮辭之錮嘗

作固其弟撰碑避其兄之諱也

漢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此以今所存石別為題目其額則未之見

口王氏之

九世

衆　甘邾之乚強

一孚才　亻曰王　武

弼而孺足至孝㠯二十

夏甫舉孝广武　令

噲丁湖恭　士

已役至于京師歹

阝大守自高平

宣直道台

子劭海府丞八子当

茂令孝廉　令並

仇政之心　不

弱冠居荒

君功　去

所　莅

長也

□氏

右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見存之石凡十八行五十九字又半字三十二而已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夏四月之望濟寧李東琪得此石於州學戟門內大成殿西階下古樹之根驗隸續知是此碑題記於石後秀水盛百二為跋

洪氏隸續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二

自王氏之先出□季下闕

九世□□乃復聞聲 闕下

衆勝邯鄲之圍強 闕下

其爵者曰侯曰王景武 闕下

[illegible]而儒迄至孝昭二年 闕下

叜甫舉孝廉武□令 闕下

噲字𥝩恭博士徵陽 闕下

巳後塟于京師者五世 闕下

陽太守自髙平就學 闕下

宗直道者率国而後 闕下

子勃海府丞次子尚書郎 闕下

茂舉孝廉爲譙令去官闕下

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名闕下

弱弟居荒亂之中□鯨闕下

爲郡功曹去官家拜闕下

令□所宰莅馳化如神闕下

辰也季世有一黃初五闕下

張氏祔于先姑仰堂字闕下

右洪氏所載前碑一通今以見存之字合之爲圖如右

上闕念鼎足之妥建時雖闕五字式不上闕魏后實天所授地

發屯字闕三 如舊闕上 周服從此龍光文好俎豆武侯鷹
揚闕上 十朱旗乃舉席卷三闕 克成帝宇闕下 路字闕二 逸
民字闕三 逸民匪彫匪琢闕 哲字闕二 有虞顯允君子或
默或語闕上 光隆前闕 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闕上 我闕 漢
闕 騁闕 車束帛有戔闕上 庶績咸喜咨爾陽闕 維闕上 亢
闕 允闕 匪闕 攸居字闕二 王所闕上 空彝倫攸闕 沖質闕
祚炎闕 中徽闕上 人闕 得字闕六 劉克闕上 有馥其馨闕 時
闕上 我宜闕 帝庭內管機密闕 軌闕 平出闕上 赫如闕 榮
身歿名立永揚德闕 顯闕上 用闕 康將和闕 門剖符闕
景闕上 來世饗

洪氏隸續曰右廣故縣東令王君之廟門十隸字為額予新獲此全碑其中白紙相去數寸許如石斷裂之狀上段十八行是叙事之文下段少一行是四字韻語判然非一碑必是二石毀缺好事者匯而一之藏碑之家隨行剪貼故文意錯亂不可曉解其所叙有兩人舉孝廉者有以博士名者有丞勃海者有為太守為尚書郎為譙令為郡功曹者其一人名字可辨曰噲字孫荼下云凡所宰莅馳化如神年四十一黃初中卒韻語有身歿名立及剖符字蓋謂最後之人張氏祔於先姑疑其亡

也勃海丞尚書郎則其子也所謂上世有邯鄲之功者秦之王翦也韻語初云[字闕二]魏后實天所授繼云文好俎豆武侯鷹揚朱旗乃舉克成帝宇則其人仕於魏初也中云伊漢中葉皇極不建又云沖質[闕]祚炎[闕]中微又云仇牧之忿奮不顧難則是述其先世前朝之事也碑云葬于京師者五世所叙既非一人又載婦姑相祔而以廟門題其額必是昭穆宗兆者碑中雖有景武孝昭沖質之文卻有魏后黃初之字而題額以漢者豈滕東是其祖廟沒於灕代者乎隸釋目錄曰隸釋書成十年

再因考古始知滕東廟門是兩碑也
方綱按後一段石今不可見洪氏云下段少一行
葢是十七行今亦無從而畫其限矣婁氏漢隸字
源云熹義作熙葢熹字古通熙是碑因又以熹通
也其云克成帝宇者僅見於洪録雖未知拓本若
何然按之文義字體均當是克字洪釋作充誤矣
克肩也从屋下之象本从人不从十也
碑有黃初五云云則是碑立於黃初五年之後是
魏碑也以其著録猶云漢故滕東令故附於漢金
石記○洪氏隸釋採趙氏金石録謂滕東令廟門

碑以其非東漢而出之然隸續仍載此

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

右篆額二行十字末一字存半乾隆四十三年歲在丙申夏六月滕州人崔儒眎得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今在濟寧州學宮戟門內

碑載隸釋第十九卷洪氏云右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額在濟州任城魏明帝青龍三年縣長薛君鄉人翟循等所立范君名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漢至廬江太守亦魏碑附錄於漢刻後

廬內之由變而从四范內之巴變而从巴此在隸

體之變則可而在篆則不可是六朝已後書體之
濫觴也
子既得是碑額之後八年乃得見宋拓碑本今錄
於此
君諱式字□□□□□□□功存有夏以下闕者
據洪氏云寔曰御龍□胙商周世昭其隆晉主夏盟
有士會者光演宏謨翼崇霸業錫色命族寅為范氏
則其後也君稟靈醇之茂度體元亮之殊高儆柔懿
恭明允篤恕九德靡爽百行淵備宏道執藝恢韜墳
籍探賾研機罔深不入若乃立德隆禮樹節賫真忠

諒足以弼國蔑友足以輔仁用能昭其洪懿聲充宇甸接華產於汝墳潤枯斃於荊漢超晉鮑之遐蹤信靈詳乎炳煥是以□化泉流芳夕鶴舊燿仁闡於權輿濟俗倖乎皇訓羣公偉馬弓旌盈路弃讓者□□三府舉高第侍御史拜冀州刺史糾剔瑕慝六教允□土□罡聖言此處教允以下□土□罡聖言六字皆土氏所無也其果在此間與否亦不可知姑据宋拓禮本録於此○洪氏接允字之下云施翰飛肅於膺揚典刑□□軌□帝□其勳遷廬江太守擬表和以陶化昭入則以隆治彌□宏略惠訓□信□□協

□□□齊□□倩源之涘閟賁䟽氏之至順以疾告辭韜光潛耀詠琴詩以寧□□□□□□□□其猶充洽外内寔紹德之輿藪而儀民之𠛱表也未亮三事□□□終□□□□□□常山相暨子𢀖孫而允嗣罔繼粤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依南薛□□□□□□□感靈墠之不饗思隆懿模以紹奕世乃與縣之碩儒咨典謨之中□□同宗□□□之胄昭告祖考俾守厥祀本支著宣融之祚人神協休茂之慶焉禮也於是鄉□□上計掾翟循州部泰山從事史翟郃等僉以為君雖煇名載藉光颺前列而靈墳

亡□儀問廟述遂相與略依舊傳略撰景行刊銘樹

基以聲百世其辭曰

於昭上德實唐之允誕表靈和蹈規履信窮神周覽

祇道之訓邁德微猶鴻漸□舊積彼夸毗賨此醇懿

以文會友以仁翼十敷化濟殖羣生以遂永言孝思

民之攸壁如何昊天不信其軌明德不報允胙亡紀

爰輯訓典詢爾髦士育茲赫□以永遐祉詒厥孫謀

燿于萬祀

是碑依洪氏所釋似是十九行行三十三字第一行君諱第二行士會第三行之殊第四行不入第五行甸接第六行鴻奮此間似尋有一行者第八行塵

江第九行清源第十行其猶第十一行常山第十二行感靈第十三行昭告第十四行翟循第十五行述遂第十六行於昭第十七行彼夸第十八行昊天第十九行誅燡然鴻奮至侍守正合一行三十三格之數而褾本侍字不斷直至御字始斷則是此間尚有闕也又再起一行若史字至還字纔三十一格而褾本盧江之上又尚露三半字皆洪所無者則此間又有闕矣恐洪氏所据亦是當日褾本有割棄處未可知耳是以每行三十三格之數可定而通計若干行之數則究未能定也

命族句下有貢字當是實此洪氏所闕者今補之

賢眞句下是忠字洪氏誤作志今正之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茝巨卿碑翦褾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閒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眞乃定為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符即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誣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寓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戸部葒谷使人之便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為響搨一本又為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誤字

一（忠諫洪訛作志諫）潛心坐臥其下者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況李嗣真在唐初負埶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明誠金石錄始駁嗣真之誤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原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爲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眞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眞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

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丘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衛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丘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

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即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較耶况即同出一手而應制莊敬之體與得意時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岳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据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槩

不足信此語若以評唐宋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刻每條下皆系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源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秘筆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唐之接續者未易語也予嘗謂漢碑自以韓勑節禮器碑

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俎豆焉是碑既見推於李嗣真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者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而皆化爲性情恐褚河南對史陵云此法要不可以教人者正不外是也中郎爲瀟隸大家祇借此梯桄以窺見一斑其於書學或有裨乎今必謂指中郎書者無所考据而彼駁之疑之者亦何嘗有所攷据不過一侶百和好翻前人之語必欲使瀟隸

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罪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品之語以爲是碑定評而予之得見是碑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他日見小松未谷當面質之

洪云嘖即賾字非也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曰化在嘖也范望注云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故云化在嘖準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